古方略 律部卷六

魯曉陽記

U
101
Y8
1639
V.25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律部

計拾卷

本衙藏板

古方略自序

六律爲萬事本於兵械尤重司馬遷律書言律兼言兵班固不志兵北軍七較附見刑法志謂兵乃刑之大者葢鄖蠻夷盜賊

掌于皋陶之刑之意律豈非合兵刑而一之哉師出以律律也者禮樂征伐所自出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傳稱師克在和世儒謂治兵莫如律法貴必

乃有殺半卒刺義勇者兵書又言吹律合商則勝登知律者哉唐李靖伐梁諸將言梁將拒鬬死者宜籍其家賞將士靖曰彼忠臣耳烏可叛逆同科推是志

也得律遺意云

新安余懋衡書

律序畢

古方略律卷之一

明　婺源　余楙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田單克狄

田單攻狄、往見魯仲連、魯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卽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劒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

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卽墨。坐則織蕢。立則仗鍤。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尚庶幾矣）矣。歸于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自安平封邑外復益之以夜邑）西有淄上（淄水在安平西）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卽○孟○子○所○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此處不可信）明日乃厲氣循城。立于矢石之所。援枹（枹房鳩切音浮擊鼓槌）鼓之。狄人乃下。

或曰兵法將戰養力既戰養氣既勝養心惟趙李牧深知之

芑山氏曰禍患生於忽微智勇困於所溺非獨兵事爲然魯連此言足爲後世戒但愚意田單狃勝躭逸其僨實甚雖一時厲氣循城去宋人揠苗幾何豈區區枹鼓輒能下狄乎果爾則凡爲將者極數年之娛而鼓旦夕之銳皆足以成功安在必舍逸而務勞哉

卓菴氏曰即此可悟愼終如始之說有裨治術王

道無逸亦然。

荀卿論兵

荀卿（卿趙人名况顏師古曰楚人）嘗與臨武君（史失其姓名）論兵于趙孝成王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附民而已（即孟子人和之旨）

（謬說）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

善兵者、感忽悠闇、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于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仁人之兵。不可詐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

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卬。卬古仰字下託上曰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以彊力擊敵也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事小敵毳。毳與脆同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選擇武勇之士度取之謂取長短材力之中度者也衣三屬之甲。三屬身一髀褌一脛繳一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謂置戈于身之上卽荷戈也冠冑帶劒。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

復其戶。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給以田宅便利之處是以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忸與狃同鰌之以刑罰。鰌猶蹴也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鬭無繇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隷五家。有功則賞之使相長凡獲得五甲首則役隷鄉里之五家也是最爲衆彊長久之道。故四世有勝。四世秦孝公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

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焦熬之物至脆投石則碎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為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繇也。

理心學中要語

王曰善。請問為將。荀卿曰知莫大於棄疑行莫大於

無過事莫大於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言不可自必以爲勝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五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王道亦如此）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至謂守一而不變）凡節…

（○深○切○與○政○守○通）

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

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

見兵法○聖[illegible]相表裏○處

後世且○有以敗爲○功者

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

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

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

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

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

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

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

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

後世殺平民冒首功何暇軫念百姓

者也周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商人故近者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

陳囂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然則何以

兵爲荀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之也

芑山氏曰兵要在附民固也治天下亦然此荀卿論兵最合道處邇見腐生著武論韜偏肩武策變窄語皆淺陋豈惟不知要抑不知兵諸習兵家言者類爲此等策論所惑予甚憫焉併識于此

又曰呂東萊云古人論戰與後人言戰不同葢有論戰者有論所以戰者軍旅形勢者戰也民心者

所以戰也。昔晉士蔿嘗言禮樂慈愛戰所蓄也。常時之論兵者如此。柳宗元論曾莊公長勺之役。乃謂徒以斷獄爲戰之具。吾未之信。歷舉將臣士卒地形之屬。宗元之所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者也。獄死地也。戰亦死地也。昔居死地。嘗受其賜。今安得不赴死地以荅其賜哉。民既樂死。則陷堅却敵。特餘事而已。按東萊此論與荀卿相發明。但斷獄僅附氏一端耳。

惟適氏曰。荀卿言桓文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

義○其說甚明○而揚中立荅胡康侯書○則云某竊嘗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汝○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葢如此○聖人著之于經○以爲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愚竊謂楊氏此言○非深于兵者也○夫仁義兼用○則節制寓其中○未聞仁義之

兵而無節制者。豈得重視節制。輕視仁義邪。甘誓牧誓云云。不過如孫子斬婦人明約束耳。非節制之精且深者。使節制而止于是。則言節制者。徒號令誅罰而已。豈遂足以佐仁義之用。而取勝于敵邪。況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能則兵不至于無制。古今未有無能之將。區區恃有制之兵。可以無敗者。如所云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失本末後先之序。必非諸葛孔明之言。而楊氏獨深信而無疑。引其說以明仁義之不可無節制。可謂舛謬

之甚。愚竊惟宋儒不知兵而好言兵。如蘇洵秦觀諸人。葢往往見短于世。而楊氏此論。尤爲識者所非。善用兵者。勿強相附會可也。

非善用兵者之強相附會可也。

諸人若徒往見益于世而揚凡此諸尤營[illegible]所

之甚殆亦譏宋儒不知兵而好言兵亦[illegible]

樊噲諫寵宦豎

漢高卧禁中詔户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舞陽縣名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押寵宦者如此○○○○○○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此等議論豈可徒以椎埋屠狗目之○○○○○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秦皇崩獨趙高與幸宦五六人知之高詐爲詔賜長子扶蘇死○○○變罵爲笑之事乎帝笑而起

芑山氏曰群臣皆默噲獨引趙高事爲戒此見噲

公忠有識力處。雖然後世禁嚴法密。雖公忠與噲等。但引裾折檻而已。未有敢排闥入者。欲盡聞直言得乎。

張釋之論嗇夫口辯

初南陽張釋之爲騎郎、十年不得調、調選也徒釣反欲免歸、袁盎知其賢薦之爲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圈養獸閑也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謂簿録禽獸之大數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嗇夫嗇夫掌聽訟于虎圈者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觀官喚反示也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言其才無足恃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帝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

何如人也帝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之吏爭以急疾苛察相高其（借秦示戒）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防漸）爭爲口辯而無其實（所失不小）夫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提出舉錯有見）也帝曰善乃不拜嗇夫（拜即非律）帝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

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繇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後世人主所難）

或曰可爲萬世用人之法自古天下靡敝皆因人主喜捷數精敏而厭薄老成故天下爭爲奇譎不顧其實以至于敗釋之論甚正或曰釋之學術蓋得之王生王生善爲黃老言

芑山氏曰宋神宗欲用呂惠卿語司馬光曰惠卿

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辯捷。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嘿然。按此言與釋之類。但後世又有不必有才而倖進者。繇不察故耳。卒亦何益于國哉。

賈誼論錢法

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難用。更鑄莢錢。如榆莢也莢錢即五分錢民間名曰榆莢錢言如榆葉之薄於是物價騰踴。米至石萬錢。

文帝時以錢益多而輕。更造四銖錢。四銖錢其文為半兩十黍為絫十絫為銖除盜鑄錢令。使民得放鑄。非法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雇謂雇傭之直或租其本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餘利也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言人人皆得鑄錢也各隱屏隱身

屛跡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埶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多於此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半稱不受應邵云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文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法錢依法之錢也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文法也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

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怵本作訹音恤誘也言動心于爲奸邪也願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許平也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令法令也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銅布于天下。其爲禍博矣。故不如收之。收銅于官賈而官自鑄山亦上書諫。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不聽。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帝欲其富。

非法

賜之蜀嚴道銅山嚴道秦之縣名屬蜀郡使鑄錢吳王濞有故縣名屬鄣郡鄣銅山招致天下亡命亡命避禍自逃其命者以鑄錢東煑海水爲鹽以故無賦而國用足於是吳鄧錢布天下

芑山氏曰切中利害鑿鑿可行然近者錢法壞官雖自鑄姦利滋甚非獨民盜鑄而已議者謂禁鑄收銅足以止姦非也

馮唐請復魏尚

文帝輦過郎署（署郎舍也）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帝曰吾居代（帝初封代王）時吾尚食監高袪（袪音區）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卽秦將王離圍鉅鹿時）令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爲○魏○尚○地○一語○近○滑○稽○）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此處失大體）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

諱上方以胡寇爲意乃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也（不獨任將爲然）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自

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

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謂庶人家之子

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史記索隱曰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于一尺之板也伍符者令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上功謂尺籍所上斬首捕虜之數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

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賞太輕。罰太

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

削其爵。罰作之。一歲刑爲罰作繇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

能用也。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

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芭山氏曰。馮唐請復魏尚大守。得因事納忠之法。雖得頗敕不能用二語。所謂激而怒之者也。

卓菴氏曰。郎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尚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深得從諫如流好賢若渴之意。古方略入律部。以此。

申屠嘉責鄧通

漢文帝時丞相申屠嘉梁人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

○此○所○以○能○責○通

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帝嘗燕飲通

家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

宜云雖富貴之

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

帝曰君勿言吾私之言欲私教戒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

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入言帝帝曰汝第往吾

此盛世事後世宰相鮮○不與內臣通者

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

○東○方○朔○諫○武○帝○內○董○偃○亦○如○此○○

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

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非法)君釋之通既至為上泣(媚狀)曰丞相幾殺臣

芭山氏曰富貴者驕恣之藉小人亂國自富貴始既已富貴之矣方肆志騁欲蕩然亡復顧忌乃欲以朝廷之禮繩之譬虎傅翼而冀其不出柙也有是理乎申屠嘉所謂識大體者然云幸愛群臣則富貴之不惟非所以感悟人主抑亦失所以制御群臣趙高為中丞相安祿山專三道勁兵皆富貴

有以驕之也。歷觀古今亂亡自見。

又曰。唐憲宗朝。薛存誠爲御史中丞。有僧鑒虛者。交結權倖。招懷賂遺。倚中人爲城社。吏不敢繩。事發下獄。存誠案鞫。得姦贓數十萬。當大辟。中外權要。更于上前保救。上宣令釋放。存誠不奉詔。明日又令中使詣臺宣旨曰。朕要此僧面詰之。非赦之也。存誠附中使曰。鑒虛罪款已具。陛下若召而赦之。請先殺臣。然後可取。不然臣不奉詔。上嘉其有守。鑒虛竟笞死。按存誠笞殺鑒虛。與申屠嘉檄責

鄧通事雖不同其執法不阿一也後世能如此不阿者鮮矣

按景帝朝晁錯僭穿廟垣嘉方請逮訊乃爲所賣嘔血而死其風節能行于鄧通而不能行于晁錯何則孝景之所以寵任之者不孝文若也

周亞夫屯細柳

漢文帝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殺略甚衆烽火通于甘泉長安遣將令免（姓令名免）屯飛狐蘇意屯句（句音鉤）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沛人周勃次子）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彀張也）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

（王命且不聞況中貴乎）

天子之詔帝至又不得入于是帝乃使使持節詔將

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

雖天子不能不爲軍法所束不如此則法壞而將令不行矣天子不敢馳驅正所以約制軍衆非

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于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以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

狗亞夫特守法耳

去卽出軍門群臣皆驚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

出塞遠去

兵罷拜周亞夫爲中尉

芒山氏曰漢高馳入韓信卧內奪符易置諸將信

未之知也而文帝勞細柳軍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以軍禮見信不遠亞夫謹嚴即此可推後世馭軍吏當以亞夫爲法御將當以文帝爲法〇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景帝乃拜亞夫爲大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卒以成功

卓菴氏曰此帝假勞軍以試諸將耳不然豈有天子勞軍不先遣一介之使使將軍聞之乃至軍門而猶不得入哉觀其言曰霸上棘門若兒戲耳至

于亞夫可得而犯邪帝之用心若此宜他日付託得其人也

東方朔諫內董偃

初漢武帝嘗置酒竇太主家。主見（音現出示之也）所幸賣珠兒董偃。帝賜之衣冠，尊而不名。帝爲竇太主置酒宣室。（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中郎東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帝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後世臣子不敢言）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此言誤矣何異責馬以耕）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其罪三也。帝

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夫宣室者○○○○○（飾非拒諫）

○借○先○帝○壓○倒○武○帝○語○氣○嚴○正○○○○○○○○

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齊桓公嬖臣）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魯桓公庶子莊公兄）死而魯國全帝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武帝而從）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繇是日衰

或曰文帝暱鄧通孝武幸董偃皆悖禮亂法失國家體賴申屠東方諸人正言格論足令後世知戒

[illegible]耳○

芭山氏曰。按朔陳偃三罪。辭嚴義切。但謂偃不遵經勸學。稍失之迂。蓋偃倖佞小人。罪以侈淫亂國足矣。不當責以不遵經勸學也。嗟乎。偃惡知有經學哉。

惟適氏曰。世稱東方生滑稽。繇朔諫納董偃語觀之。朔豈旃孟諸人所可及哉。司馬遷不入朔滑稽。蓋有識者。仲長統非之。誤矣。而褚遂良復為之續傳。至與郭舍人等。嗟乎。據經守正如東方。不獲見知于後世。可勝嘆哉。

汲黯諫受渾邪降

元狩二年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太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襲邊乃令票騎霍去病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降漢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貰音世賖買也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誤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

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帝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言塞障當匈奴所入之路）絶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百萬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鹵與虜同）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

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無符傳出入爲闌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得匃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默然不悅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爲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至南山至鹽澤空空猶言絶也無匃奴

芑山氏曰降者四萬所賞賜乃至數十鉅萬得不

償失。民力以耗。貪虚名而受實禍。票騎不能無過。益封千七百戶。何哉。汲黯論甚正。古方略采入律部以此。

卓菴氏曰。武帝此舉非矣。然黯不爭之于始。至欲斬長安令而後言。是所重徒在一令。亦未能正誼明道以畜其君也。且使不斬令。黯遂默默已邪。至云漢徐以縣次傳之。此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遣衛青等擊匈奴

漢武帝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漢將軍降匈奴者）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幕沙漠也匈奴之南界）輕留、（言漢軍不能輕入久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以粟秣馬）十萬、令大將軍衛青票騎（去病先是爲票騎校尉）將軍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私負衣裝及私將馬自從者）復四萬匹、步兵轉（轉者謂運輜重也）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李廣爲前將軍、公

孫賀爲左將軍、趙食其爲右將軍、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送輜重遠去令處北也以精兵待幕北、青旣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幷幷合也合軍而同道于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回曲也或云回去聲迂也遠、而水草少、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言致死而取單于青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

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青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青與敖友又脫青于阨青故欲敖當單于以立功）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固自辭于青、青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慍怒、青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結陣以待敵）于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兵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旁引其騎若鳥翼之也）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自度戰不能如漢兵、遂乘六騾冐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相持搏也）殺傷大當、（殺傷各相當）漢

軍左較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信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細目削此）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在後不及期也）。大將軍不及單于戰。青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廣、食其。青使長史急責廣之莫府。（莫府以軍幕爲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恒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對簿。（簿文狀也）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

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吏遂引刀自剄不必如此

芑山氏曰自元光六年至是衛霍凡入出綱目每謹書之志窮黷也元狩二年去病春夏凡再出綱目不復一一書之并書所至以見窮追深入之實及四年衛霍同出一則書其部將之失期一則書其窮兵之所至皆譏辭耳古方略釆入律部蓋以示戒云

或曰。李廣將兵。飲食與士共之。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猨臂善射。度不中不發。士不盡飲。廣不近水。士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樂爲用。霍去病則不然。士有饑者。卒乏糧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所云何以家爲。空言耳。嗟乎。以二將所繇如此。而成敗乃反相謬。此後世之所悲也。

昭帝知霍光

漢昭帝元鳳元年，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霍光。於是桑弘羊皆與旦通謀，且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桀弘羊等。桀等又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謂總閱試習武備也）道上稱蹕，大官先置（凡車駕所至，大官先往其處供置），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伺光出沐，自奏之。

桀欲從中下（下有司也）其事、弘羊當（當者以之自任也）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帝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帝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廣明亭名在長安城東東都門外）調較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較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言不須覓究窮寃）

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與○律○合○
唐李德裕曰君德莫大于至明明以燭姦則百邪不能蔽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不知也成王聞流言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疏斥賢士景帝既誅鼂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成康不足侔矣

或曰。昭帝養成燕王之逆。盖主桀安等。謀害霍光。既覺其姦不能遠。卒比燕爲亂。元鳳元年八月之變。誰之咎與。孝武託昭帝于光。古今稱其明識。獨上官桀以奉盖微誠。涕泣詭對。亦被顧命。天下幾搖。知人豈易言哉。

馮奉世擊莎車

漢宣帝元康元年、令群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上黨潞人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在鄯善王國漢于其中置屯田吏士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莎車王名漢所立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為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于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絶不通、都護鄭吉較尉司馬憙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

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
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綱目書矯制發）
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
爲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
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
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于它使得其名馬象龍
而還帝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爲可獨少府（好大喜功）
蕭望之以爲奉使有指○本爲送諸國客而擅制遣命發
諸國兵○雖有功效○○此○謂○之○律○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

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于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帝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

或曰較傳介子誘斬樓蘭爲盜賊之謀于蠻夷此舉稍正然要功生事不足爲後法望之議自確

惟適氏曰五伯桓公爲盛謂其能爲中國免左衽耳至伐楚則猶書遂以罪其專奉世雖有功烏能與桓公比烈哉然則封爲丞相誤矣望之此論深得春秋議遂事之義

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
家生事于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帝善望之
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或曰輕傳介子誘斬樓蘭為盜賊之謀于當時此
舉稱王然要功生事不足為後法望之議自確
推適夫曰王伯桓公為盜謂其能為中國免左衽
耳王伐楚則猶書遂以罪其事奉世雖有功為能
與桓公比烈哉然則封為丞相讓突呈之比渝衆

魏相諫擊匈奴

元康二年、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少、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帝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

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輙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

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于遠夷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帝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犁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或曰綱目書詔鄭吉還屯渠犁美之也未幾匈奴衰弱終于臣服則車師之地果何關于勝敗之數

乎○

或曰○魏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典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勑掾吏按事郡國○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灾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是時諫擊匈奴○特其一端耳○

卓菴氏曰○深明天人一理之義○自仲舒而外○此爲僅見○至以父子相殺爲大變○視丙吉爲相不問鬭死而問牛喘其識量自別○世徒以丙吉並稱○何與○

匡衡諫幸昭儀

漢元帝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昭儀位次皇后今寵逾之）少傅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主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文王武王）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

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國家通弊今亦有然者）之（上音扶富反又也下音扶目反返也）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詩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盖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元帝失在寡斷衡不切言而泛陳之何也）有餘而彊其所不足盖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温良

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巳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以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于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

行文微似宋人

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與聖賢經術合

芑山氏曰。佞巧之姦。因時而動。此其患甚于盜賊蠻夷。攘外自治內始。謂此言無關武備者誤也。

杜欽請止報送罽賓使

初武帝通西域罽賓（罽音計國名）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數剽殺漢使久之漢使者文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合謀攻殺其王（王曰烏頭勞數殺漢使者）立陰末赴爲罽賓王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相失意也）陰末赴遣使者上書謝孝元以其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在烏秅國西縣度石山也）絕而不通及成帝卽位復遣使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前罽賓

（綱目削此一段）

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

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愜快（愜若頰反）其求者為壤比（比近也）而為寇○今縣度之阨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暴章暴露也）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起皮山去長安萬五千里）

更經歷也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有五更分而持之

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

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

漢之節餓山谷之間乞匃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

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

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山

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

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

縣度畜墜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

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險之路。罷敝所恃以事無用。所恃謂中國之人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

○如此則與律背

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壹至云。

芑山氏曰。與賈捐之請罷珠厓同。凡蠻夷非壞比者。宜以御罽賓之法御之。世祖閉關絕約。可爲千古炯鑒。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卷之一終